

左氏百川學海

第十三冊

2

10

11

12

13

百川學海
戊集

濟南師友談記

劉賓客回論

溫公詩話

李東谷所見

宋敏求退朝錄

黃伯思法帖刊誤

儲莘谷桂疑說

李涪刊誤

東溪試茶錄

劉蒙菊譜



濟南先生師友談記



太華逸民謚超曠文子李 薦 方叔

元祐癸酉正月二十六日見東坡先生

禮部尚書蘇公瞻先生

自號居士

公曰近因講筵從容爲上言人君之學與臣庶

異臣等幼時父兄驅率讀書初甚苦之漸知好學則自知趣向既久則中心樂之既有樂好之意則自進不已古人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陛下上聖固與中人不同然必欲進學亦須自好樂中有所悟入且陛下之學不在求名與求知不爲章句科舉計也然欲周知天下章疏觀其人文章事實又萬機之政非學無所折衷上甚以爲然退見宰輔誦其語且曰上天性好學某將自漢至唐擇其

君臣大節政事之要爲一書以備進讀今讀三朝寶訓林予中所編也

東坡先生近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

物爲一人重輕也

人或

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爲孔子學其書而

戴其帽未是蘇公

士大夫近年僞高簷短名帽

曰子瞻樣

廌因言之

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夸文章爲

戲者一優

丁仙

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

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顏顧公久之

東坡先生居閭闔門外白家巷中一夕次子迨之婦

歐陽氏

文忠公孫

產後因病爲祟所憑曰吾姓王氏

名靜奴滯魄在此居久矣公曰吾非畏鬼人也且京

師善符劔遣厲者甚多決能逐汝汝以愚而死死亦

妄爲祟爲言佛氏破妄解脫之理喻之曰汝善去明日昏時當用佛氏功德之法與汝婦輒合爪曰感尙書去也婦良愈明日昏時爲自書功德疏一通仍爲置酒酌香火遣送之公曰某平生屢與鬼神辯論矣頃迨之幼忽云有賊兒瘦而黑衣以青公使數人索之無有也乳媪俄發狂聲色俱怒如卒伍輩唱喏甚大公徃視之輒厲聲曰某即瘦黑而衣青者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媪出爲我作巫公曰寧使其死出不可得曰學士不令渠出不奈何只求少功德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酒食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紙可乎公曰不可又曰只求一盃水可乎公曰與之媪飲畢仆地而甦然媪之乳因此遂枯公曰頃在鳳翔罷

官來京師道由華岳忽隨行一兵遇崇其狂自褫其
衣巾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其中自墜人皆曰此岳
神之怒故也公因謁祠且曰某昔之去無祈今之回
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謁而已隨行一兵狂發
遇崇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
如蟣虱爾何足以煩神之威靈哉縱此人有隱惡則
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禮或盜服御飲食等小罪
爾何足責也當置之度外竊謂岳鎮之重所隸甚廣
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爲奸慝神不敢於彼示
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無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
病則一事闕願恕之可乎非某愚直諒神不聞此言
出廟馬前一旋風突而出忽作大風震鼓天地沙石

警飛公曰神愈怒乎吾弗畏也冒風即行風愈大惟
赴公行李而人馬皆辟易不可移足或勸之曰禱謝
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即怒吾行不止其如予何已
而風止竟無別事

東坡先生嘗謂某曰范淳夫講書爲今經筵講官第
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

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薦自太史先生

以國史修撰知國史院兼

修國史故曰太史公

初在講筵即游其門今且八年自昔嘗聞

公詰朝當講即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
弟侍坐先按講其說薦未始得與聽也邇來遂獲與
聽先生平時溫溫其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
義仍參之時事暨近代本朝典故以爲戒勸其音琅

琅然聞者興起宜乎久侍邇英而爲儒林之冠也二月朔太史公當講廌前一夕獲聞按講王制巡狩望之禮曰古之人多因燔望秩之說乃附會爲封禪之事或以求神仙或以祈福或以告太平成功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爲人臣凡有勸人主封禪者皆佞臣也廌以此言爲守成之龜鑑

廌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觸聞罷然其志不已復多游巨公之門自丙寅年東坡嘗誨之曰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當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爾後常以爲戒自昔二三名卿已相知外八年中未嘗一謁貴人中間有貴人使人諭殷勤欲相見又其人之賢可親然廌所守匹夫之

志亦未敢自變也嘗爲太史公言之公曰士人正當爾耳士未爲臣進退裕如也佗日子仕於朝欲如今日足以自如未易得之矣李文正嘗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如子尚何求名惟在養其高志爾廌以此言如佩韋弦也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爲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貴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友人董耘饋長沙猫笋廌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爲貺曰因笋寓意且以爲贈爾其詩曰穿雲斲石

遠林空來涉江波萬萬重實比梧桐能食鳳簪翻風
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終留渭水封陋巷
菜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廌即和之亦以寓自
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其詩曰節藏泥澤氣凌
空薦俎寧知肉味重未許韋編充簡冊已勝絲委誑
蛟龍長沙故事短萌任逐霜刀重美幹須煩雪壤封他日
要令高士愛不應常奉宰夫供秦少游亦和之曰楚
山春笋斲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
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羹未愧蓴千里入貢常隨傳一
封薄祿養親甘旨少蒲苞時賴故人供鄧慎思嘗遺之
廌謂少游曰比見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無瑕又
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某少時用意作

賦習貫已成誠如所諭點檢不破不畏磨難然自以
華弱爲愧邢和叔嘗曰子之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
來乃等子上等來也廌曰人之文章闊達者失之太
踈謹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
而意高如鍾鼎然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畫
篆文則後之鑄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奇
作也非過言矣

二月十日出陳橋門稍西十里白溝上原謁陽翟縣
令孫敬之愔會開府承議郎張弼非夜語張浙人也
傳云劉簽樞知定州錢穆父居樞位其實則無也廌
謂孫敬之曰歲前廌到陽翟競傳蔣穎叔爲辭熙帥
奪待制以本官譴知舒州廌曰出京時上官謝見蔣

穎叔以待制扈從不足信衆鄉人咻之今日穆父之
拜竊恐如穎叔之傳也已而果然乃知虛傳之書不
必遠方雖國門之外已不足信矣敬之曰今年上元
呂丞相夫人禁中侍宴獨以上相之夫人得奉觴進
於二聖餘執政命婦則並立副階上北嚮羅拜宴罷
辭謝皆登露臺望拜奉觴以進頗戰慄寶慈曰夫人
與吾年相若特命二女史扶擁以示恩意敬之曰呂
相夫人乃中表親也爲某言禁中禮數甚詳曰御宴
惟五人上居中寶慈在東長樂在西皆南向太妃暨
中宮皆西向寶慈暨長樂皆白角團冠前後惟白玉
龍簪而已衣黃背子衣無華彩太妃暨中宮皆縷金
雲月冠前後亦白玉龍簪而飾以北珠珠甚大衣紅

背子皆用珠爲飾中宮雖預坐而婦禮甚謹惟內嬪
寶慈坐不敢安雖廣樂在廷未嘗一視也上前後供
侍固多女使皆天下奇色唯有四人一樣粧梳衣服
之類無少異俄至上側未移刻又忽四人至凡十有
六番其服飾珠翠之盛信天下之所未覩上天顏穆
然敬奉二宮有不邇聲色之意

秦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
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少游言凡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
貴氣兒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
使觀之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來
須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

斷其說以明題意思全備第五韻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韻反說或要終立義第八韻卒章尤要好意思爾少游言賦中工夫不厭子細先尋事以押官韻及先作諸隔句凡押官韻須是穩熟瀏亮使人讀之不覺牽強如和人詩不似和詩也

少游云賦中用事唯要處置才見題便類聚事實看緊慢分布在八韻中如事多者便須精擇其可用者用之可以不用者弃之不必惑於多愛留之徒爲累耳如事少者須於合用者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那輟

少游言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對屬親確者固爲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的者須別自用其語而裁剪之

不可全務古語而有疵病也譬如以金爲器一則無縫而甚陋一則有縫而甚佳然則與其無縫而陋不若有縫而佳也有縫而佳且猶貴之無縫而佳則可知矣

少游言賦中用字直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即須用四字爲客兩字爲主其爲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於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闢難闢巧闢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